第一章　逍遥生涯

—— 庄子是战国时期最富有人性魅力的浪漫哲学家

由愤世到逍遥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宗法贵族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大变动时代，政治形势混乱动荡。当时，周天子的威信一落千丈，礼崩乐坏；各国诸侯蜂拥而起，争王争霸。战争绵延不断，且愈演愈烈，动辄出兵十万数十万，一次战争中被斩首的士卒即多达数万或十几万。（参见《史记·秦本纪》）

面对这样惨痛的社会现实，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内心都怀着危机感，对战争和社会现实做过许多批判。其中，以孟子和庄子的抨击最为激烈。

孟子说：“为争夺土地而战，杀人盈野；为争夺城池而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他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今天的统治者，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今天的良臣，在古时被视为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贼”(《告子下》);“人民憔悴于虐政，没有比现在更厉害的了。”(《公孙丑上》)

庄子是彻底的反战主义者，他不仅反对不义的战争，也反对所谓的义战。他曾借徐无鬼的口，揭露了魏武侯以爱民为义而停止战争的虚伪做法。

·为义偃兵乃是兴兵的祸根　　魏武侯说：“我想爱民为义而停止战争，可以吗？”

徐无鬼说：“不可以。爱民，乃是害民的开始；为义而停止战争，乃是兴兵的祸根。凡是成就美名的，就有了作恶的工具。你虽然行仁义，却近乎作伪啊！有了成就必定会自夸，有了变乱必定会再次以义的名义挑起争战。你不要背理去贪求，不要用巧诈谋略去胜人，不要用战争去征服别人，屠杀他国的人民，吞并他国的土地，来奉养自己的私欲和满足自己的偏心，这种战争有什么好处？所谓胜利又在哪里？你不如停止战争，修养内心的真诚，来顺应天地自然而不搅扰其秩序。”(《庄子·徐无鬼》)

庄子也将社会的苦难与黑暗归咎于统治阶级，他在文中刻画了许多无道之君的形象，如说卫君：“独断专行却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轻率地役使百姓使之大批死亡，尸体如草叶一样铺满草泽，活着的百姓也无处可归。”(《人间世》)说魏武侯：“独为万乘的君主，来劳苦一国的人民，以奉养耳目鼻口的享乐。”(《徐无鬼》)并尖锐地指出：“那些偷窃带钩的人便遭诛杀，而盗窃国家的反倒成为诸侯。诸侯的门里存有仁义,这不是盗窃来的吗？”(《胠箧》)

特别是，庄子生活的宋国更直接处在暴君偃的统治之下。《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偃盛血在锦

囊里，悬挂在空中作为靶子来射，美其名曰‘射天’。并嗜酒、淫乱于妇人，群臣中有敢于进谏的立即射杀。别国的诸侯都称宋国为‘桀宋’。”这样的暴君，自然逃不脱庄子的批判：

• 宋王凶残如同骊龙　　有人拜见宋王，赏赐车子十辆，他用这十辆车子向庄子夸耀。

庄子说：“河边有家贫穷人靠编织苇席过生活，他的儿子潜入深渊，得到一枚价值千金的宝珠，父亲对儿子说：‘拿石头来锤碎它！这千金的宝珠，一定是在九重深渊骊龙颔下，你能得到它，一定是龙正在睡觉。等到龙醒来，你就要被残食无遗了！’现在宋国的深，不止于九重的深渊；宋王的凶残，不止于骊龙；你能得到车子，一定是正逢他睡觉的时候。等到宋王醒来,你就要粉身碎骨了!”(《列御寇》)

庄子认识到统治者贪求权力、名利的私欲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而统治者因私欲养成的自私、贪婪、虚伪、专制甚至荒淫、残暴等习性又是不可改变的。因而像孔孟那样以“仁政”劝说列国君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无异于与虎谋皮的徒劳之举。

庄子还认为,儒、墨等家鼓吹“仁义”“兼爱”或圣贤治国等方略，不仅不能拯救社会，反而会如同以火救火，越治越乱，甚至成为统治者作伪行恶的工具或帮凶。他说：“当今之世，处死的人枕压堆积，戴上镣铐的人接连不断，被刑杀的人满眼都是，而儒生墨士呼嚷于枷锁之间，唉！太过分了！他们不知心愧、不识羞耻竟然达到这等地步！我不知道圣智是不是镣铐的楔木，仁义是不是枷锁的孔枘！”(《在宥》)

这样，庄子一方面洞察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罪恶，一方面又认清儒、墨等家治国方略极大的负面效应，因而他怀疑积极介世以拯救社会的可能性，对社会和个人的命运都感到极度的悲观，甚至绝望。

• 人世丧失了道　　世上丧失了道，道丧失了人世。人世和道互相丧失，有道的人怎能兴起人世，人世又怎样兴起道呢？道不能在人世兴起，即使圣人不在山林里，而他的德性也如同隐蔽了。（《缮性》）

• 庄子生不逢时　　庄子穿着补过的粗布衣服，用麻绳系着破鞋子，去见魏王。魏王说：“先生，你怎么这样疲困呢？”

庄子说：“是贫穷啊，并不是疲困！读书人有理想却不能施行，这是疲困；衣服破了鞋子坏了，这是贫穷，而不是疲困；这就叫做生不逢时啊！你没有看见跳跃的猿猴吗？当它爬在茂密大树间的时候，攀缘着树枝，在那里自得其乐，即使善射的羿和逢蒙也奈何不了它。等它跳落在荆棘丛中，小心谨慎，内心还战栗不已；这并不是筋骨受了束缚而不灵活，乃是处在不利的情势下，不能够施展它的才能呀！现在处在昏君乱相的时代，要想不疲困，怎么可能呢？像比干的心被剖出就是明显的证明。”（《山木》）

孔子曾一再声称：“危险的国家不去，混乱的国家不住，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不太平，就退隐。”（《论语·泰伯篇》）但他一边哀叹“礼崩乐坏”，一边却以仁义礼乐游说列国。庄子讽刺了他这类知

不可为而强为之的危险行为。

- 当今之时仅能求免刑害　　孔子到楚国，楚国狂人接舆走过孔子门前唱着：

凤啊，凤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败！
来世是不可期待的，往世又不可追回。
天下有道，圣人可以成就事业；
天下无道，圣人只能保全生命。
今天这个时代，只求避免遭受刑害。
幸福比羽毛还要轻，却不知道摘取，
灾祸比大地还要重，却不知道回避。
算了吧，算了吧！不要在人面前用德来炫耀自己；
危险啊，危险啊！人为划出一条道路让人们去遵循！
荆棘啊！荆棘啊！不要妨碍了我的行走；
转个弯儿走，转个弯儿走，不要刺伤了我的双足！（《人间世》）

总之,庄子生活在这样“昏君乱相”“仅能求免于刑”的时代，既不能如螳臂挡车，以己之力阻挡文明社会血腥的车轮前行，又不能扑灭四处蔓延的战火，对它的批判改造便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在哀叹“生不逢时”的同时，他毅然摒弃了儒、墨等家积极救世的政治幻想，远离险恶的政治漩涡，拒绝与统治者合作，保持一种自由高蹈的游世态度。这是庄子由愤世走向逍遥的社会政治原因。

同时，庄子看到举世之人除陷入战争等政治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祸中外，还步入了人生迷途。他们轻弃自己宝贵的生命和自由淳朴的真性，一味追逐功名利禄等外物而不知醒悟，“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

- 举世皆是残生伤性之人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没有不用外物来错乱本性的。平民百姓牺牲自己来求利，士人牺牲自己来求名，大夫牺牲自己来为家族，圣人牺牲自己来为天下。这几种人，事业不同，名号各异，但是伤害本性、牺牲自己的生命却是一样。(《骈拇》)

- 举世皆是谄媚阿谀之人　　有人说自己是谄媚的人，便勃然变色，说自己是阿谀的人，便忿然变容。然而终身谄媚人，终身阿谀人，譬喻修辞来邀众，却始终认不出过错。陈设衣裳，布施文彩，华饰容貌，来谄媚一世，自己却不以为是阿谀。跟世俗人为伍，和流俗的是非相同，自己却不明白和世俗庸众一般，真是愚昧极了。知道是愚昧的，并不是大愚昧；知道是迷惑的，并不是大迷惑。大迷惑的人，终身不解悟；大愚昧的人，终身不自知。三个人同行，若一个人迷惑，所要去的地方还可以到达，因为迷惑的人少；要是二个人迷惑，就会徒劳而达不到，因为迷惑的人多。现在天下人都迷惑，我虽然有期求的方向，却无助于众人，这不是可悲吗！(《天地》)

庄子还认为，儒、墨鼓吹的仁义、兼爱等道德规范，对人的自然本性更是戕害、是束缚，从而剽剥儒墨和儒墨推崇的圣人。

- 三皇五帝的心智毒如蝎尾　　三皇五帝管

理天下，名义上叫做管理，而扰乱人性和真情的弊乱可大了。三皇的心智，上而掩蔽了日月的光芒，下而违背了山川的精华，中而破坏了四时的运行。他们的心智毒如蝎子的尾巴，微小的动物，都得不到安定性命之情，却还自以为圣人，不是可耻吗？他们是这样无耻啊！（《天运》）

庄子为世人生命真性的迷失、心灵的僵死而悲哀。他说："哀莫大于心死。"（《田子方》）但人自然本性的丧失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庄子对世人普遍精神沉沦缺乏直接的拯救力量，这一点也促使他走向了精神逍遥之途。

但逍遥也许就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拯救，因为当庄子为自己悲哀、绝望的灵魂找到光明、乐观、自由、宁静的精神居所时，他实际上也为苦海中的芸芸众生打开了精神拯救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从愤世走向逍遥，就决不是消极避世和混世，而是一种珍惜人性的救心活动。

拒绝与统治者合作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城（今河南省商丘县）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具体生卒年不详。庄子的父祖辈据说是吴起变法时被贬谪的楚国贵族。从他的学识教养和精神品质看，他很可能是没落贵族的子弟。但他并没有多少贵族的习气，而与下层老百姓打成一片，又是平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早年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吏，这大概只是宋国的一般工作人

员。后来坚决不肯出仕，布衣终身。

庄子为什么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呢？当然与上面叙述的时代背景相关。

战国时期，出于扩张领土和夺取霸主地位的需要，各国君主纷纷招徕贤士，一些大臣也常向国君推荐人才。因而，战国初期即有布衣卿相出现，人们对有些君主的礼贤下士也津津乐道。

然而，庄子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深知国君大多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或昏庸残忍，认为伴君如伴虎。他说：“虎和人虽是异类却驯服于养它的人，因为能顺着它的性子。至于它要伤害人，是因为触犯了它的性子。”(《人间世》)因而庄子觑透了为臣多生命危险的道理。譬如文种就有这样的命运。他和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消灭了吴国。可勾践是一个只能与人共患难而不能与人共富贵的人。范蠡清楚这一点，故灭吴后即泛舟而去，临行前给文种留下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长颈鸟喙，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然而文种不肯放弃名位富贵，直到勾践令他自杀方才醒悟。故庄子说：“勾践率领三千士兵困守于会稽，只有文种知道越国复国的办法，也只有文种不知道复国后将要遭受杀戮的祸害。”（《徐无鬼》）

庄子对统治者本性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当时的大批儒、法之士那样去游说君王或作“鸡鸣狗盗”类的食客，卷人功名利禄的网络中，而是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游世态度，要在权力结构的笼罩下保持其人格的独立，避免沦为权力场中的牺牲

品。要跳出功名利禄的网络，保持无欲则刚的心灵、清醒的头脑和自由的精神。因而，他坚决拒绝与统治者合作。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了庄子辞退楚威王千金卿相之聘的故事：

“楚威王听说庄子是贤人，便派使者以千金延聘庄子为卿相。庄周笑着对使者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可是，你不见作为郊祭牺牲的牛吗？喂养了好几年，然后披上文绣送入太庙。这时候，它虽然想成为孤单的牛犊，又怎么可能呢？你回去吧，别用千金卿相弄脏了我！我宁愿游走于污水沟里，也不愿意为有国家的统治者所羁用。终身不仕，这样才能保持我心志的快乐啊。”

在《庄子》一书中，庄子的门徒也用寓言描述了类似上面的辞聘事件。

- 不愿作祭祀的牛　　有人来聘请庄子。庄子回答使者说：“你见过那祭祀的牛吗？披着纹彩锦绣，饲着刍草大豆，等到一朝牵入太庙里去，要想做只孤单的小牛，办得到么！”（《列御寇》）

- 宁作在泥水中爬的龟　庄子在濮水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先去表达他的心意说：“我希望将国内的政事委托先生！”

庄子持着鱼竿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王把它盛在竹盒里用布包着，藏在庙堂之上。请问这只龟宁可死了留下一把骨头让人尊贵呢？还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

两个大夫说：“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里

爬。”

庄子说：“那么请便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水里爬。”（《秋水》）

庄子不愿为统治者服务，珍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因而能置千金卿相而不顾，宁愿做活泼的牛犊和在泥水中打滚的乌龟。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在那些权欲和利欲薰心的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连庄子的朋友惠子也以小人之心度其君子之腹。

• 视相位如腐鼠

惠施做梁惠王的宰相，庄子要去看他。有人向惠施说：“庄子来，想代替你做宰相。”于是惠施感到恐慌，就在国内搜寻庄子，搜了三天三夜。

庄子去看他，对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雏，你知道吗？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吃，不是甜美的泉水它不饮。有一只猫头鹰找到一只腐烂的老鼠，鹓雏刚好飞过，猫头鹰仰起头来叫喊一声‘吓’，现在你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秋水》）

庄子拒不与统治者合作的精神，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信条是相抵触的，也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变相的反抗。韩非子认为这是令专制主义者最头疼的“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的行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其实，这也是庄子哀叹“生不逢时”，对昏暗的社会政治已经绝望后不得已的做法。他唯恐在凶险莫测的政治漩涡中丧失了自己自由清白的天性和生命，因而自愿放弃仕途，甘心过着与政治保持相当距离的游世生活。

游于“沉浊之世”

庄子弃仕并非弃世。和一般遁迹山林、与世隔绝的隐士不同，庄子亲近自然，又始终生活在人群之中。他不但和下层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和朋友、弟子探讨人生的各种问题，还周游列国与一些较贤明的国君交谈。如他向魏王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就是一个例子。他与曾做魏相十二年的惠施的交往也十分频繁，常和他作精彩的理论诘辩。

庄子还勤奋著书“十余万言”，内容涉及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他不关怀世事，恐怕难有其书。庄子一生所过的实是一种介于入世和出世之间的艺术性的游世生活。

在中国古代，士之失仕如农之失耕，不入仕途，没有俸禄，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因而庄子的生活是相当贫寒的。他住在穷街陋巷，曾靠织鞋度日。经常挨饿。但是在贫穷的困境中他仍保持着自身善良、高洁、不为富贵所动的高贵品质。

- 庄子哀饿人　　庄子到齐国去，看见一个饥饿的人就上去哀怜他。那人于是向庄子乞求食物。

庄子说：“我已经七天没有吃过食物了。”（刘基《郁离子·玄豹》）

- 到干鱼市场上找我　　庄周家里贫穷，所以向监河侯借米。监河侯说：“好的。等我收了采地的税金，就给你三百金，可以吗？”

庄周板着脸说：“我昨天来时，中途听到有呼唤我的。我回头看，在车轮辗洼的地方有条鲫鱼。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问它说：‘鲫鱼,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回答说：‘我是东海水官,你有斗升的水救活我吗？’我说：‘好的，等我游历吴越之地，引西江的水来营救你，可以吗？’鲫鱼板着脸说：‘我失去了水,没有容身之处。我只要得到斗升的水就可活命，你还这样说，不如早一点到干鱼市场上找我吧！’”（《外物》）

庄子丝毫不因贫穷而感到羞耻，相反却对吝啬而狡猾的富人有一种本能的蔑视和愤慨，态度坦荡而清高。并且，他宁愿生活贫穷，也不屑以卑贱下流的手段侍奉统治者而求得富贵。

- 曹商舐痔　　宋国有个叫做曹商的人,替宋王出使秦国。当他去时，得到宋王所赐车辆数乘，秦王喜欢他，给他增加车辆百乘。回到宋国，见到庄子说：“你住在穷里陋巷，穷困地织鞋度日，面黄肌瘦的样子，这是我所不及的；一旦见到万乘君主而获得随从车马百辆之多，这是我的长处。”

庄子说：“秦王有病召请医生，能使毒疮溃散的可获得一乘车，舔痔疮的可获得五乘车，所医治的愈卑下，所得的车辆就愈多。你难道是替他医治痔疮吗？为什么得到这么多车辆呢？你走开吧！”（《列御寇》）

同时,庄子的游世不仅仅是远离政治漩涡，在“仅免刑焉”的社会生活中仍凶机四伏，稍有不慎即触刑网。因而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也成为庄子游世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

- 顺其自然而处世　　庄子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很大的树，枝叶茂盛，伐木人停在树旁而不砍它。问他们什么缘故，说是“没有一点用处。”庄

子说：“这棵树因为不成材所以能享尽天年吧！”

庄子从山上出来，到朋友家去。朋友很高兴，叫童仆杀一只鹅款待他。童仆问：“一只鹅会叫，另一只不会叫，请问要杀哪一只？”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

第二天，学生问庄子：“昨日山中的树，因为‘不材’所以能享尽天年；现在主人的鹅，因为‘不材’而被杀；请问先生要怎样自处呢？”

庄子笑着说：“我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材和不材之间，似乎是妥当的位置，其实不然，这样还是不能免于累患。若是顺其自然而处世，就不是这样了。既没有美誉也没有毁辱，时现时隐如龙见蛇蛰，顺着时序而变化，不偏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点；时进时退，以顺任自然为原则，游心于万物的根源；主宰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这样怎会受到累患呢！这就是神农、黄帝的处世态度。弟子记住，凡事只有顺其自然，归向道德之乡啊！”（《山木》）

世道险恶，世人却都逐利相争，丧失了自己的真性而不知危险近在眉睫。庄子深为此悲哀和警惕，因而谨慎地游于“沉浊之世”，以求全生保真。

- 螳螂捕蝉，怪鹊在后

庄子在雕陵的栗园里游玩，看见一只怪鹊从南方飞来，翅膀七尺宽，眼睛一寸长，碰着庄周的额角而飞停在栗树林中。庄周说：“这是什么鸟呀，翅膀大却不能远飞，眼睛大却目光迟钝？”于是提起衣裳快步走过去，把着弹弓窥伺它的动静。这时看见一只蝉，正得着美叶荫蔽而忘了自身；有只螳螂捕住它，螳螂见有所得而忘掉了自己的形体；怪鹊乘机攫取螳螂，只顾贪利而

丧失了真性。庄周看了警惕着说：“唉！物类互相累害，这是由于两者以利相召贪利所致！”于是扔下弹弓回头就走，管园的人以为他偷栗子追赶着责骂他。

庄周回去，三天都感到不愉快。学生蔺且问他说：“先生为什么不愉快呢？”

庄周说：“我留意外物的形体却忘记了自身，观照浊水反而对清渊迷惑了。我听先生说：‘到一个地方，就要顺从那里的风俗习惯。’现在我到雕陵游玩而忘了自身，怪鹊碰到我的额角，飞到栗树林里而忘了真性，管园的人辱责我，所以我感到不愉快。”（《山木》）

道是无情却有情

庄子在游世生涯中似有些极不近人情之处。他不仅讲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有些行为也显得怪诞无情。

譬如，他宣扬“至仁无亲”，激烈抨击儒家的仁义道德，对儒、墨推崇的贤圣帝王，矢口便骂，毫不留情。对举世忙碌的人也大加嘲讽和批评，如前所说天下人都是伤生残性、阿谀谄媚之人，他们的心都是‘近死之心’。

他还和惠子辩论“人原来就是无情的”，主张喜怒哀乐不入于胸，超是非、超名利、超好恶、超生死，顺从天命和自然秩序，接受自然的养育。他说：“既然受天养，又哪里还用人为的。有人的形体，而没有人的偏情。有人的形体，所以和人相处；没有人

的偏情，所以一般人的是非都影响不了他。渺小啊!与人同类。伟大啊 和天同体。'(《德充符》)

据此，荀子将庄子的哲学概括为：“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篇》)

又譬如，庄子在他妻子死后，鼓盆而歌，这在儒生眼里是无礼透顶，惠子也很难理解。

• 鼓盆而歌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看到庄子正蹲坐着，敲着瓦盆唱歌。

惠子说：“和妻子相住一起，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就够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呢！可是观察她起初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人家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啼啼哭哭，我以为这样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所以才不哭了。”（《至乐》）

庄子似乎还有一种“乐死恶生”的思想。他说：“我怎么知道贪生不是迷惑呢？我怎么知道怕死不是像自幼流落在外而不知返回家乡那样呢?'(《齐物论》)

然而，庄子真是冷酷无情的人吗？他真是厌恶人类生活，想与草木禽兽为伍或干脆自杀去过骷髅一样的生活吗？他的思想真的是荒谬、虚妄，“蔽于天而不知人'吗？

其实，只要人们不抱主观成见，从庄子的特定历史境遇出发，仔细体味他的思想情感，就会发现：他不近人情的言行无不显现出他对人类和人类生活的热爱和眷恋，对自由和本真人性的珍视与守护。

庄子说：“至仁无亲”，即最仁爱的人不偏爱任何一个人；又说，圣人爱人是出于本性，别人不告诉他，他就未曾意识到自己有爱人的地方。或知道，或不知道，他总是无条件地、始终不懈地爱人。(《则阳》)不知道自己在爱人，而永远爱人不止。庄子赞美圣人这种出自自然、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人类之爱，反映出他纯洁而崇高的道德观。墨家讲“兼相爱”,与‘交相利’联系在一起;儒家讲仁义,又以繁琐的礼仪拘执人性，而且儒、墨的道德诫律常易为统治者或伪君子所利用。因此，庄子厌恶儒、墨人为的道德，而憧憬人类原有的纯洁天然的道德、合乎人性的道德。

庄子生活的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举世之人确实步入了迷途而不知返。因此，庄子对社会和世人的批判和哀怨相对来说就是合理的。而且他只有用激烈的言辞，才可能唤醒举世沉睡的被奴役者。使人回到精神世界的中心，使人“与物为春”，精神和愉舒畅，与万物同享春气之和煦而日夜无隙。(《德充符》)“与天相合”,和天共乐,体验造物者创造的快乐，把握住人生最高的价值和实在。(《天道)》这些都是蕴含着对人类真挚的热爱和关怀的。

胡文英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又将庄子和屈原作比较说：“庄子最是深情。人们只知道屈

原的哀怨，却不知道庄子的哀怨更胜过屈原。因为屈原只为一国哀怨，庄子却为天下人哀怨；屈原的哀怨只在一时,庄子的哀怨却在千秋万世。”(《庄子独见》）可谓独识庄子之心。庄子的言论跟儒、墨的主张相比，确实没有直接的政治功利性或日常实用性，但对人心的疗救来说，却是一剂最好的补药。

庄子说：“人是没有情的”，主张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是要人不以好恶损害自己的本性，不要人成为自己情感的奴隶。

• 人是没有情的吗　　惠子对庄子说：“人是没有情的吗？”

庄子说：“是的。”

惠子说：“人若没有情,怎么能称为人呢？”

庄子说：“道给了人容貌，天给了人形体，怎么不能称为人呢。”

惠子说：“既然称为人,怎么没有情？”

庄子说：“这不是我所说的‘情’。我所说的无情，乃是说人不以好恶损害自己的本性，经常顺任自然,而不用人为去增加。”

惠子说：“不用人为去增加，怎么能保存自己的身体？”

庄子说：“道给了人容貌，天给了人形体，可不要人以好恶损害自己的本性。现在你驰散你的心神，劳费你的精力，倚在树下歌吟，靠着几案休息。天给了你形体,你却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德充符》）

惠子喜欢逞言肆辩，“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在此对他的揶揄和劝讽充满了友善之情。其实，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